

鐵血精忠傳 (五)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張季春在內蒙工作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已經擔任察哈爾省最高學府師範學校校長的張季春，爲了提高蒙古人的教育水準，溝通蒙漢青年的感情，在師範學校設立了蒙旗師範班，由各盟旗保送王公子弟和優秀青年，入學深造。這是一種深謀遠慮，很有眼光的高明措施。這一批蒙古青年畢業後，回到各盟旗，分別擔任政治、軍事、教育各方面的工作，不特提高了各方面的效能，而且加強對中央的向心力，發生了積極的作用。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春天，特務處派在平綏路擔任交通工作的王兩人，經張景方介紹，認識了張季春，要求幫忙。張季春毫不遲疑，很豪爽地答應，全力幫助。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和方振武在張家口成立「民衆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實際是借抗日之名，反對中央，背叛國家。張季春兼任中國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黨務指導委員，列在馮玉祥逮捕的名單以內，存身不得，逃往北平。王兩人介紹他認識了鄭介民和江雄風，幫助他們建立平綏路工作。八月馮玉祥取消了

同盟軍，離開張家口，張季春才又回去，繼續擔任師範學校校長。

後來高榮任特務處張家口站站長，許先登任書記，要求張季春給他們掩護工作，遂聘高榮爲軍訓教官，許先登爲公民教員。不久，馬漢三繼高榮爲站長，工作展開，對於內蒙情報，全靠張季春供給。張季春和德王、李守信都有交情，盟旗師範班的學生經他推介，很輕易地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的圈子，紮好根基。所以，對於內蒙的一切活動，中央都很清楚。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戴先生請張季春到南京會晤，商討內蒙工作。他對戴先生一見如故，他的印象是：「威嚴而誠懇，剛毅而親切。對人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每一句話都能扣緊人的心靈，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對他發生一種真誠、正確、忠義的感覺。從內心裏覺得，既不願，也不能給他以反對或輕慢，毫不勉強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賴的領導者。」

偽蒙古自治軍政府於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日成立後，德王會到偽滿洲國看過薄儀，見面後，發了一頓牢騷：「日本人過份跋扈，關東軍

先向我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我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

可見德王還沒有喪盡良知，並不是無條件的效忠於日本軍閥，和中央完全斷絕關係。他既想和中央保持相當關係，就不能不依賴張季春。

李守信原爲熱河陸軍騎兵第九旅三十四團團長，「九一八」以後，編爲偽滿洲軍。關東軍想藉他來侵略察綏，他也想藉關東軍壯大自己。他和德王在日本軍閥關東軍指揮之下，組織內蒙偽組織，他也成爲內蒙的主力部隊。李守信十分滑頭，利害分得很清楚，他不過藉上日本軍閥擴充實力，並不願意切斷和中央的關係，也對張季春十分信賴。

因爲德王和李守信的情形這樣，張季春對內蒙工作，才能够做得得心應手，戴先生交付他的內蒙工作，他完成了百分之百。

兩廣事變策反有成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五日桂軍侵入湖南永州，九日粵桂軍進逼衡州，二十一日宋哲元、韓復榘通電呼籲和平，阻止中央用兵，雲南龍雲封存中

中央銀行鈔票，四川劉湘也有脫離中央企圖。二十五日陳濟棠和李宗仁又組織軍事委員會，分任正副委員長，發動「兩廣事變」，情況非常惡劣，戴先生決心不戰屈人之兵，瓦解叛軍，防止形成戰爭。

七月二日粵空軍黃志剛等架飛機七架，飛往中央。四日又有四十架空軍飛離廣州。八日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抵南京，商談解決事變，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在汕頭發表宣言，擁護中央。十三日國民政府免陳濟棠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十五日返大庾防地，通電就職。十八日粵空軍全體飛往南昌，陳濟棠成了真正的空總司令，不得不逃往香港。二十一日廣西將領電中央，服從命令，兩廣事變結束。

先是特務處分全國為華北、華中、華南、華東四區，每區派特派員一人，吳廼憲為華南區特派員，駐香港工作，即着手對廣東策反工作。對空軍方面，聯絡好粵空軍參謀長陳卓琳、總教官梅錦昭，負責進行空軍方面工作。陸軍方面聯絡好余漢謀的參謀長陳勉吾，進行余漢謀部的工作。地方武力由李福林的參謀長練炳章負責聯絡，不幸事洩，被殺害。後吳廼憲調上海區區長，梁幹喬繼為華南區特派員，二十四年特派員取消，邢森洲和龔少俠任港粵區正副區長，繼續進行策反工作。

陳濟棠和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戴先生的策反工作，早已進行成熟，有把握可以不流血救平事變。策反經過，從海陸空三方面進行：
海軍方面：袁曄、李英傑負責聯絡肇和艦，

早已成熟，惟對一、四兩號魚雷艦尚未取得聯絡。後知舒宗鑾為魚雷艦艦長的岳父，和舒商妥，由海軍軍令部長陳策給他親筆函。於七月十日派他太太持陳函到廣州和他女婿接頭，十二日晚九時，一、四兩魚雷艦艦長鄺文光和鄧瑞功率兩艦起義反正，駛往香港。

陸軍方面：余漢謀、李漢魂已通電表明態度。戴先生方面派楊秉中、張君勱聯絡第四師巫劍雄、第六師黃質文、第七師譚朗星也很順利，七月十六日巫劍雄率第四師自韶關退馬垌，十七日也發表通電脫離陳濟棠，擁護中央。

關於策反廣東空軍方面，有一段極有趣的故事，兩廣事變後有一天，戴先生交給魏大銘一項任務，自即日起每天夜裡十二點鐘起，和X S F、D E、X H O B電臺聯絡，既沒有波長，又沒有確定的時間。魏大銘命張我佛去負責聯絡，每晚從十二點鐘幹到天亮，毫無訊息。到了第四天夜裡聯絡到了，由站在機旁的報務主任于熾生把收到的電碼，立刻用電話報告戴先生，原來這個電臺是廣東空軍的電臺，臺長梁伯倫是梁幹喬老早聯絡好的。

又二十四年春派馮澹園、王昌壽分別進行策反粵空軍工作，後由粵空軍陳振興負責聯繫，更為成熟。兩廣事變時，陳振興赴歐洲參加世界運動會，聯絡工作由黃志剛負責，已聯絡好分隊長楊一白等四人，飛行員二十九人。七月二日，黃志剛先率飛機七架飛赴中央，給予陳濟棠很大打擊。又利用陳濟棠將派日本飛行員接收粵空軍的消息，使內部動搖。十八日參謀長陳卓琳率領全

體空軍架機飛往南昌，予陳濟棠致命一擊，果然不流血解決了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發生時，廣西李宗仁派南寧軍校教官段方溪到湖南，勾結綏靖公署參議何柱帆、李君堯、蔡支華，省參議員黃任平、熊國璋等組織「湖南民衆抗日救國會」，運動軍隊，企圖響應兩廣事變，壯大聲勢。又派陳六安赴寧波運動防守司令朱其煊，鼓動叛變。李血淚密往上海平津，鼓動學潮；李巧妹聯絡「哈瓦斯通訊社」記者趙達，進行國際宣傳，都被戴先生派在各地的工作同志查明，分別予以破獲。

收復百靈廟外一章

日本關東軍侵佔我東北以後，於二十一年（一九二二）三月九日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以傀儡溥儀為執政。這一年又侵佔了熱河省，於是進一步侵略內蒙，想成立一個「大元帝國」。八月十三日關東軍唆使熱河偽滿軍李守信，由熱河侵佔察哈爾省的多倫，製造了「察東特別區」，李守信以軍長兼任行政長官。這是日本軍閥侵略察綏兩省的第一步，多倫在察哈爾省東北角，是最早的內蒙傀儡組織。

錫林部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是比較年青的蒙古王公，野心勃勃，不安本分，德性很差，關東軍認定他是一塊很好的傀儡材料，一拍即合。德王既然和日本軍閥勾搭上，開始醞釀內蒙自治，和烏蘭察布盟的雲王在百靈廟組織「內蒙自治政府」。中央針對日本軍閥策劃的分裂運動，給予內蒙以自治，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三月七日決定在百靈廟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以雲王、德王等二十人為委員，何應欽為指導長官，趙戴文為副長官，內蒙得以暫時安定。德王經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鼓動，退出蒙政會。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間，關東軍又支持李守信佔據了沽源縣的三四兩區，緊接着佔領了全縣。十二月再佔據寶昌、康保、化德、商都、張北五縣，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二十九日在嘉卜寺（即化德），組織「蒙古自治軍政府」，以德王為主席，吳鶴齡為政務院長，李守信成了蒙古軍總司令。田中隆吉做了「內蒙特務機關長」，他以冀東走私利潤和關東軍機密費六百萬日元，援助李守信和王英，擴充內蒙軍，積極策劃侵略綏遠。

這一年十一月在內蒙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唆使之下，蒙古軍分四路大舉入侵綏遠。東邊分三路，一路由興和進攻豐鎮，一路由紅格爾圖進攻集寧，一路由商都進攻陶林，以王英部為主力。北邊由百靈廟經武川進攻歸綏，主力為蒙古軍第七師穆善華部，戰鬥力很差。我守軍晉綏軍三十五軍傅作義部和中央軍十三軍湯恩伯部予以迎頭痛擊，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也在北平附近舉行大演習，以對抗日軍在平津大演習，表示不惜一戰。

戴先生對察綏的工作，以策反蒙古軍為重點，張季春和馬漢三策反李守信，不特李守信本人表示隨時聽中央命令行動，蒙古軍若干師長也分別取得聯絡。又王植甫打入王英部，任參謀主任、苗秀圃、李賀民也在張萬慶師任營長和副官。

這一次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以為輕而易舉，可以佔據綏遠，擴大蒙古軍政府，成為第二滿州國。戴先生決心利用他策反成效，配合作戰的國軍粉碎敵人的陰謀，絕不讓他們討到便宜。戰爭開始，李守信的蒙古軍作戰，就很不賣力氣，穆善華的第七師不堪一擊。

王英的兩個旅長石玉山和安華庭陣前起義，適時反正，向三十五軍投誠，侵略陣線立刻瓦解，李守信、王英退回察哈爾北部。堵擊穆善華的部隊，乘勝北進，一舉收復塞北重鎮百靈廟。事後日本外務省不知羞恥的發表談話：「綏遠戰事，純係中國國內事件，與日本無關，縱有日本人參加蒙古軍作戰，亦應認為個人行動，與日本政府及日本軍毫不相涉。」

刺汪案兇手王亞樵

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一日開會於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在門前攝影時，行政院長汪兆銘被刺受傷。兇手孫鳳鳴被汪的衛士當場擊斃，失去活口，給偵察案件增加不少困難。這件行刺案件，關係重大，非破不可，戴先生親自進行偵查。孫鳳鳴是以「晨光通訊社」記者的身份進入會場的，趕緊去搜查「晨光通訊社」。不料剛慢一步，所有的人已經逃走，文件正在火盆中燃燒着，戴先生急忙從火中取出二部份還沒有完全燃燒的文件。發現一張明信片，判定是秘語通訊，根據發信地址，命令上海的負責同志加緊搜捕。

十四、十五兩天在火車站、新亞酒店、孟淵

旅館，捕獲張玉華、谷紫峰、張振奇和王亞樵的太太王寶珍。她剛從香港來上海，是給張玉華等人送錢來的。這一批人解到南京審訊，才知道他們是王亞樵的黨羽。王亞樵受李濟琛和陳銘樞等人僱用，從事暗殺中央政府重要人員，製造恐怖和不安，另外有同黨余奎立、胡大海、周世平三人逃往香港。

戴先生電令香港邢森洲和龔少俠與香港政府華探取得聯絡，將余立奎等三人逮捕，另由外交部向香港政府辦理引渡。但是因為余立奎否認參加刺汪兆銘一案，又有李濟琛、陳銘樞在幕後活動，引渡受阻。戴先生以為此案關係我國法權和國際地位很大，非引渡不可，不能不了了之，遂派鄭介民、李果謙、陳質平以首都警察廳和憲兵司令部名義赴港，聘請英國名律師，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訴，經過八個月時間，終將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國，祇有主犯王亞樵逃匿無踪，沒有捕獲。

王亞樵沒有幹職業兇手以前，就和戴先生認識，戴先生以為他膽子很大，很想用他，但是委員長說：「這種人不能用。」

他不能參加戴先生的工作，非常失望，曾寫信給戴先生：「我對你沒有話講，委員長禮賢下士，你就和顏悅色；委員長疾言厲色，你就嫉惡如仇。」

戴先生對他說：「不管我們私人過去的關係怎麼樣，如果你有危害領袖的舉動，我就殺死你。」現在王亞樵被李濟琛、陳銘樞收買，來危害委員長，打傷行政院長，非殺不可，絕不能放過

去。

在審訊余立奎的過程中，發覺余立奎的太太木蘭和王亞樵有染，木蘭住在香港，戴先生覺得根據這條線索，可能查出王亞樵藏在甚麼地方。於是親自到香港，和木蘭晤談，戴先生感人的言詞，誠懇的態度，的確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木蘭經他說服，願意為國家除暴立功。在戴先生佈置之下，木蘭和王亞樵取得聯繫。王亞樵在桂系保護之下，遷居廣西梧州，住在西江江邊一幢別墅裡，有一艘快艇，一有風聲，就可以逃遁。

中央的力量達不到廣西，王亞樵無法逮捕，祇能就地處決。王亞樵邀木蘭去梧州會晤，約安時間，鄭介民派定軍校二期史克斯、三期岑家焯和王魯翹等五人，搭乘禁煙督辦李國基的專船到廣西，以為掩護。王亞樵非常高興與木蘭到達，當夜設宴歡迎，木蘭乘機勸酒，灌得差不多爛醉。史克斯是神槍手，他們衝入王亞樵室內，一槍斃命，終於除去這個危害國家、專供叛逆驅使的職業兇手。史克斯等和木蘭乘王亞樵準備好的快艇，順流東下，離開廣西。時間是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一月二十一日，距離刺汪案發生，已經是一年又二十天了。

西安事變蛛絲馬跡

西安事變前三四個月，北平站就陸續得到東北軍在陝西不穩的重要情報，報告南京。因為北平憲兵司令邵文凱原為東北憲兵，同駐在陝西的東北軍關係密切，經常互通消息。東北軍在陝西的動態，北平憲兵司令部知道的一清二楚。憲兵

司令部的上尉軍法官廖華平，原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曾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總教官，清黨時逃脫，投靠東北軍，後來擔任戴先生的情報工作，他提供西安不穩的情報，都非常重要確實。

陝西方面除了江雄風的報告外。又共產黨進行統戰，派秦邦憲和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接頭，以抗日為名，宣傳「大家應該槍口對外，不要再打內戰，反對中央內攘外的決策。」並且把他們俘虜的東北軍，連人帶槍，全部放回，表示友善。王以哲受騙，和秦邦憲約定，以後奉命進剿，必定事先通知，避免和共產黨正面衝突。被俘放回的東北軍官兵，經過共產黨洗腦，假意優待，下過一番功夫，都變成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員。配合滲透進入東北軍的共產黨的活動，造成傾向共產黨的有利氣氛，情況非常惡劣，戴先生都已先後詳報委員長。

西安既然籠罩在「聯合抗日」氣氛之下，任由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救國聯合會煽動學生，製造糾紛。而張學良對於中央某些大員存有成見，以為他們在壓迫他，非常氣憤。十一月二十四日，張學良電請委員長來洛陽晉見。委員長知道東北軍不穩，於二十八日親往洛陽，和張學良見面，想以至誠精神予以感化。因為張學良不抵抗喪失東北四省，國人皆曰可殺，委員長念他東北易職，促成全國統一；十九年進軍山海關內，結束中原戰爭，有功國家，替他受責受過，人非木石，應該不會發生意外。

十二月三日張學良從西安到洛陽，晉謁委員長，要求立即帶領東北軍抗日，不願意再剿匪。

又說東北軍情緒不好，駕馭困難，請委員長前往訓誨鎮壓。委員長以為東北軍喪失家鄉，痛心國事，激於義憤，不免有激昂情形，予以剴切詰諭，必能統一軍心。自己身為統帥，有教導責任，安危在所不計，遂於十二月四日到達西安，駐節華清池，按日約見團長以上東北軍將領，告以剿匪已到最後五分鐘成功階段，即以全力抗日。不幸十二日早晨發生事變，劫持統帥到西安新城大樓楊虎城的綏靖公署。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沒有發動西安事變以前，以為借抗日發動事變，一定會有許多人響應，至少過去反對過中央的那班人會同情他們。沒有想到，不但沒有人起來響應他們，全國輿論和知名之士都在責備他們，質問他們何以善其後？精神上已經遭受極大威脅，而中央軍行動迅速，樊松甫率部先進入潼關，予以很大的軍事壓力。

決心赴難親入危城

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戴先生正在廣州，聞變立刻趕回南京，派遣重要幹部攜帶電臺急赴潼關，利用郵車掩護進入西安，擴大蒐集情報，進行策反。十四日下午端納由南京飛往西安，勸委員長接納張學良請求，移居高培五住宅，始較安全。二十日端納偕宋子文再飛西安，二十二日下午宋子文、端納，再偕夫人和戴先生飛抵西安。戴先生飛西安，非常危險，叛軍和共產黨已經打成一片，都對他痛恨異常，必定加害，許多同志勸阻無效。他和張學良的交情深厚，徐府巷的辦公處所，就是張贈送他的。他去西安，可以

促成張學良迅速解決事變的決心，他也有力量擔保張學良未來的安全，增加張的膽量和勇氣。臨行，召集同志誌別，他說：「委員長蒙難，是我們的過失，我決定到西安隨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員長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隨侍歸來。否則，我也死而無憾。古人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祇有一死，才能上報領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無論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繼續為革命工作，奮鬥到底。將來盡忠救國的責任，全在各位肩上。」

聽完這段話，大家都忍不住流下眼淚，有些人放聲大哭，戴先生非常感動，又說：「你們哭甚麼？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負，我戴某人既然以身許國，忠於領袖，就無可懼之事。只要能俯仰無愧，就能內心平安。古人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一種無愧於心的修養表現。我自信尚有此修養，大家應該為我此行而高興才對。我希望大家以眼淚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聲壯我行色！」全場掌聲雷動。

當時藍太夫人正在南京，和戴先生住在鷓鴣巷五十三號。這次他以必死決心去西安，必須回去拜辭母親。他跪下說道：「母親！自從迎養你來南京以後，孩兒奔忙國事，少盡孝道。不要說席履豐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現在又要離開你，去很遠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我因為做了國家的兒子，以後也許不能……」他是何等剛強的人，說到這裏，忍不住悲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我從年輕守寡，到撫養你成人，嘗盡人間

辛苦。」藍太夫人真是一位非常偉大、非常堅強的慈母，在這種場合，並不因戴先生悲傷而悲傷，反而非常平靜，不表示絲毫悲傷，說道：「今天看到你為國家做事，為長官分憂，內心感到非常高興。只要你能為國盡忠，而又有這樣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雖然上了年紀，但是身體很健康，如果有什麼變動，我會攜帶家人回家鄉居住，你不必以我為憂，起來吧！去好好努力辦你的事情！」

飛機飛抵西安機場，戴先生在最後一個走下飛機，張學良一眼看到，嚇了一跳。心想：「戴雨農你真是豹子膽，現在的西安，是你來的地方嗎？誰都能來，就是你不能來！每一個參加事變的人，都會來殺死你。你來幹什麼？」不敢遲慢，立刻送到他自己公館的地下室，派最可靠的衛士看守，不准接見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接近。戴先生來西安，目的在隨侍委員長左右，現在連委員長的面也不能見，被關在地下室，失去自由，實不甘心，寫下一紙遺書，放在身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觀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二十四日早晨張學良拖着疲倦不堪的身體，來到地下室，看戴先生。見了面連寒暄都沒有，把他的部下給他的報告「請速殺戴笠」以絕後患。遞給戴先生看。

戴先生看完這些報告，態度很莊嚴地說道：「古語主辱臣死，現在委員長蒙難西安，凡是做部屬的，怎忍偷生？怕死即不來西安，你可以殺

了我，但是你殺不盡我的同志。我的同志一定會繼承我的志向，為衛護委員長，為國除奸而努力的。」

張學良告訴戴先生，絕無意加害於他。因為怕別人傷害他，才保護在自己住宅的地下室。戴先生義正詞嚴，說明利害，要他速送委員長返回南京。並保證他未來的安全，這種保證，加速張學良恭送委員長返回南京的決心。二十五日下午，戴先生搭乘張學良恭送委員長的專機，平安離開西安，抵達洛陽。

許多妒忌戴先生的人，藉上西安事變作口實，來攻擊戴先生：事後他說：「直到西安事變發生，有一位同志來問我，你負特務責任，委員長為何受此危險，必須向你清算。」

事變結束以後，戴先生親自檢查事變以前的情報。當時負責審查這項情報的，是華北股股長郭履洲，所有關於西安及張揚情況的情報，都一一呈報了委員長，沒有遺漏一件，並沒有疏忽。委員長不顧危險，身入危境，實在想以偉大人格，感化張揚，以貫徹「攘外必先安內」國策。我們看了委員長自己的記載，就可了解。

西安半月記：「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叛亂者。……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寬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

耶穌受難節證道詞：「余二次入陝，……左

右勸阻，爭欲尼之。余就所負之責任言，國家統一始基已奠，身為統帥，教導責任，萬不敢辭。

關於陝西善後，中央除派張學良的前參謀長鮑文樾赴西安勸導東北軍服從中央命令外，戴先生派人聯絡策動東北軍繆徵流、劉多荃、吳光仁兩軍一師均表明態度，擁護中央。故雖王以哲軍長被孫銘九等打死，東北軍終於調離陝西。

楊虎城雖仍想留在陝西，因馮欽哉一開始就反對張楊輕舉妄動，又因他的警衛二旅旅長張鴻遠反正，楊虎城陣勢瓦解，不得不逃往外國，陝西問題才告解決。

楊虎城捉拿馬志超

戴先生呈准委員長，派馬志超為西安公安局局長（即警察局長），臨行，戴先生為他餞行。

「報告戴先生！」馬志超說：「俺沒有幹過警察工作，去西安做公安局長，恐怕幹不好！」

「有甚麼幹不好？警察局長最容易幹，只要會坐汽車，會吃大餐，就幹得來。」

「公安局長就是坐汽車、吃大餐嗎？」馬志超聽得非常糊塗，摸不着頭腦，再問一聲。

「是的。」戴先生說：「只要你用一位好督察長和一位好偵緝隊長，內部的事有督察長負責，偵辦案件，有偵緝隊長去辦理，局長不是坐汽車、吃大餐，就成嗎？還有楊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你要特別留意。」

馬志超聽完戴先生的妙論，才領悟到用人的重要性。沒有好的幫手，自己再有本事，也幹不

好。馬志超在社會上幹了好多年事，今天好像上了一課，得益不少。

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以為西安是他的。現在中央派馬志超幹西安公安局長，感覺非常不安，非常不放心。馬志超是華陰縣人，楊虎城想把他拉成自己的私人，一切聽他的。為表示對馬志超特別親近，有一天，在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請馬志超吃晚飯，抽鴉片煙。那時候，西安沒有禁止抽鴉片，兩人躺在鴉片煙燈兩旁，邊抽邊談。

楊虎城說：「志超兄！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

「只要主任命令俺，」馬志超說：「不論要俺幹什麼事，俺都會盡心竭力去幹，怎麼敢擔當幫忙二字呢！」

「曾擴情快要從北平來西安了。」楊虎城說：「政治部的人都是幹情報的，他要向中央亂報咱們一頓，咱們可吃不消。你和他同是同學，所以我要請你設法對付他，不要讓他說咱們的壞話，打咱們的小報告。」

「報告主任！」馬志超很爽直地說：「你何必怕他會擴情呢？委員長要你做綏靖主任，把整個西北交給你，就是信任你。只要你忠於委員長，立大功，他曾擴情三頭六臂也奈何不了你。你要知道，中央在西安的人員，不只一個會擴情，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會擴情。俺馬志超再有本事，也只能對付一個會擴情，對付不了一百個，一千個會擴情。」

話不投機半句多，楊虎城的思想觀念和馬志

超差了十萬八千里，馬志超的理論，楊虎城一句也聽不進耳朵。這一次會談沒有結果，又派一位和馬志超很有交情的朋友去說服他，拿上保安處長來交換公安局長，也沒有成功，所以楊虎城恨透馬志超。西安事變，楊虎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捉拿馬志超，收拾這一個不為己用的黃埔學生，派兵分別包圍警察局和馬公館。馬志超五點鐘就去革命公園向一部分警察講話，早離開家幾分鐘，沒有被楊虎城捉去。

馬志超經過幾天藏躲，在事變後一星期，裝扮成一個挑雞籠的雞販子，逃出西安，投奔駐紮朝邑的郭景唐。

郭景唐係馮欽哉的師長，黃埔第一期畢業。馮欽哉不同意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讓樊松甫的車隊開進潼關。負責捉拿馬志超，並運動馮欽哉部反叛馮欽哉，響應事變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也追到朝邑，被他們裝進麻袋，丟進黃河。

就表面看來，馬志超似乎沒有做好楊虎城的工作，沒有促成楊虎城覺悟。實際上，楊虎城早已成為共產黨，他的一切都由他的秘書長南漢臣操縱，南漢臣山西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

黃杰駐軍青島幕後

抗戰以前對於團結抗日工作，戴先生做了一番很巧妙的安排，現從黃杰將軍說起。黃杰字達雲，是戴先生頂好的朋友，他們訂交很早。當民國十七、八年，胡宗南任第一師（師長徐庭瑤）第一旅旅長，黃杰任第二旅旅長時，戴先生借住

胡宗南駐京辦事處鷄鳴巷五十三號，和黃杰很自然建立了深厚友誼，成爲志同道合，肝膽相照的朋友。

日本軍閥侵犯我國長城各口時，黃杰早已升爲第二師師長，北上抵抗侵略，成爲抗日名將。長城各口作戰的重要情報，就由黃師長供給戴先生。等到戰事停頓，黃杰常到北平，戴先生在北平的部分工作，也請他幫忙。戴先生有位女同志李愛蓮負責東交民巷各國使館的情報，就由黃杰負責接收，交給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借用他的電臺拍發南京。

當日本軍閥搞「華北特殊化」的時候，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和土匪原就有勾結，簽有密約，拒絕中央軍進入山東。青島市長沈鴻烈痛恨日本，不齒韓復榘的作爲，不願將青島輕易斷送給敵人，但中央軍又不能進入山東，青島的防禦力量太過單薄，無法抵抗侵略，憂心如焚，謀於戴先生。

「有辦法！」戴先生略加思索，回答沈市長：「我替你找黃達雲想辦法。」

黃杰已由財政部多爲稅警總團長，駐防海州，正在整頓原有稅警團，準備擴充爲六個團，已經整訓好兩團。戴先生把沈市長的意思告訴黃總團長，要他先和韓復榘接個頭。

「我和韓向方沒有來往，怎樣接頭呢？」黃杰說。

「韓向方就要來南京，你去浦口車站接他，不是就接上頭嗎？」韓復榘每年總要去南京兩趟，都是由陸路而去，海路而回。這時正是他到南

京的時候，所以戴先生這樣告訴黃總團長。

韓復榘的專車抵達浦口車站的時候，黃杰憑上一張名片，他理都沒有理，揚長而去。黃杰把經過告知戴先生，戴先生說：「不要緊！你去上海看看張錦湖吧！韓向方是他的學生，只要他同韓向方打個招呼，一定很有效。」

張錦湖已經八十多歲，是上海青幫輩分最高、地位最隆的一人。經杜月笙介紹，黃杰和他見了面，好像他對全部事情很清楚，黃杰心想：「也許是兩農已經和他談過了。」張錦湖答覆的很爽快，說道：「如果韓向方來看我，我會告訴他，好好關照你。」

「你回海州等我的電報，」戴先生告訴黃總團長：「只要韓向方有回青島的確實消息，你就先去青島等候見他，一切讓沈鴻烈市長去安排。」

韓復榘回青島的前一天，黃杰由海州先到達青島，由沈市長設計會面的方式。韓回到青島，必須歡宴他，而且一定有許多女人陪酒，這些女人都負有任務，誰都不敢得罪。然後抽鴉片，打麻將。說到韓復榘打麻將，也有許多過節，比如他要吃的牌，你絕不能碰，硬要碰你會碰掉性命。沈市長決定在宴會開始後，黃杰再進去。

這場宴會，席開兩桌。當黃杰走進去的時候，大家都站起來，表示歡迎，韓復榘也跟着站起來，同他握手，還說聲：「達雲兄！」

「不敢當！」黃杰心想，我在浦口歡迎你，睬都不睬，現在居然稱兄道弟，張錦湖的魔力真大，他說道：「論資歷，主席是老前輩，我是晚

輩；論職務，主席是長官，我是你的部屬，怎麼擔得起稱兄，喊我的名字就好了。」

韓復榘聽說，非常高興，非常舒服，哈哈大笑，要他挑選兩位女人。他很客氣，既不拒絕，也不挑選，韓復榘硬給他派了兩位，成了他在青島陪伴他的人，也可說監視他的人。第三天，韓復榘接見黃杰，還沒有等黃開口，韓復榘就先問：「咱們的兩個團什麼時候開拔？」

「從海州開來青島，要經過日照、膠南，須等待主席通知了沿途駐軍，才好開拔。」黃杰正爲稅警團開來青島的問題發愁，沒想到韓復榘已經把稅警團當做他的部隊，催促開拔，真是天下怪事，妙不可言。

「好吧！」韓復榘說：「我會馬上通知下去，等部隊安置好，你就來濟南玩幾天呀！」

黃杰到達濟南，韓復榘親自到車站迎接，並且還有軍樂隊，非常隆重。稅警團裝備好，兩個團的火力可抵兩個師，韓復榘以爲自己增加了兵力，當然高興。稅警團剛開到青島，北平市長沈克就代表日本人到濟南，質問韓復榘，爲什麼讓中央軍開到山東？韓復榘答覆的很乾脆：「中央軍並沒有開到青島呀！黃杰的部隊是稅警，並不是中央軍。」

表面上中央軍並沒有開到山東，這兩團稅警開到青島，韓復榘不但不反對，而且表示歡迎，日本方面也無可奈何。這可並不簡單，是經過好多週折，才達到目的的。黃達雲將軍對於戴先生智慧高，辦法妙，謀國之忠，對朋友之誠，念念不忘。

等到韓復榘放棄濟南，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泰安淪陷，二十七年一月五日濟寧淪陷，沈鴻烈市長於八日從容撤退，撤退之先，先將青島市的八家日本紗廠，予以澈底破壞，不留物資資敵，就靠着這兩團稅警保護，否則就不能這樣從容了。

邱開基促雲南出兵

二十六年春天，一天晚上，戴先生為邱開基和馬志超餞行，邱回雲南工作，馬到蘭州任警察局長。

「中國和日本必須一戰。」戴先生派遣同志出去工作，總是要請吃頓便飯，藉以敘談，邊吃邊談，戴先生說：「一旦戰事爆發，西南和西北就非常重要了，這就是我請你們兩位分別到西南和西北的道理。西北的情形比較好的多，雖然有共產黨，但是我們軍隊的力量可以控制，沒有多大問題。西南就不同了，龍雲頂戴不住，如果和日本勾搭上，將來對日作戰，可就麻煩了。所以，雲南工作比西北工作更重要。你們兩位分赴西北和西南，真是任重道遠。我再三考慮，雲南工作，只有衛華（邱開基字）兄回去，才能達成任務。」

「我離開雲南很久，」邱開基說：「又和龍雲沒有特殊關係，你要我回雲南工作，不見得會有什麼成就。」

「不然！」戴先生很肯定地說：「一切我都為你佈置妥當了，只要你回去，龍雲就會信任你，你就會發生很大作用。你要知道，雲南對中國

革命是很有貢獻的，但也有好幾次錯誤。為了保持雲南的光榮，不能再錯，你回去也是為了雲南。你在中央的一切名義，一概都取消了。回雲南以後，絕對不要和任何一個中央人員來往，要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千萬不要替龍雲管人事、管錢。你自己不要去發財，可是龍雲的人要發財，你不要去管他。在雲南工作，最好能從訓練工作着手，培植幹部。至於你需要多少錢，我會全部負責，不會少給你一文。我會派人去接濟你，你可以放開手去做，不要有任何顧慮。」

「中日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爆發。」戴先生接着又說：「一旦戰爭爆發，只要雲南能夠出兵，對日作戰，那怕只出一個團，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這一次回去的主要任務，就是將來和日本打起仗來，促成雲南出兵，參加對日作戰。」

「主席！」邱開基回到雲南，晉謁龍雲的時候說：「我已被逼的走頭無路了。戴雨農和我過不去，非要殺我不可。中央實在呆不下去，落葉歸根，只好回來投奔你老。」

龍雲早有情報，知道邱開基和戴笠鬧得很不好，曾被關進監牢。聽他說完，笑了笑，給他一個中校副官名義，不要上班。邱開基在中央幹過中將職務，現在回到地方，硬給他降了三四級，明明是龍雲故意給他點顏色看。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中校也得幹，邱開基沒嫌官兒小。中央在昆明的人知道了，都認為邱開基沒有出息，幹龍雲的中校副官，都不睬理他。

當時雲南的政治人物分成兩派，盧漢和胡子

團（龍雲的小舅子）鬭爭的非常激烈，把昆明的政治圈子鬧得烏煙瘴氣。邱開基抓住這個機會，週旋於兩派之間，進行調解說服。兩派都認為他是好人，都對他發生好感。他說服盧漢，不要反對胡子團，不要同他們鬧磨擦，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又勸他一旦對日本開戰，帶兵出雲南參戰，既可減少龍雲對他的顧慮，又可建立戰功，樹立自己的威望。盧漢完全接納他的意見，不再反對胡子團，專向出兵抗戰一方面進行。政治上鬭爭停止，龍雲當然高興，三舅李培英做了監運使，五舅李培天做了民政廳長。胡子團對邱開基感激得不得了，建立了深厚友誼。

抗戰開始，邱開基必須促成雲南出兵，讓龍雲以事實擁護中央的抗戰決策。現在盧漢既然願意帶兵出征，只要龍雲一點頭，雲南出兵抗戰就成爲事實了。邱開基對龍雲說：「國家對外打仗，如果咱們雲南也會出兵參戰，將來在歷史上才會光榮。」

龍雲點頭了，派六十軍軍長盧漢統率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三個師出雲南，參加抗戰，龍雲也成了預備戰區司令長官。邱開基以六十軍副官處長兼一八二師副師長隨軍出征，完成戴先生交付他的重大任務。抗戰八年，龍雲雖曾被汪兆銘鉤引過，也被佔領越南的敵軍威脅過，但是始終堅持抗戰，使西南大後方安如磐石，戴先生的這一着棋子下得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

六十軍開到湖南，經邱開基奔走接洽，裝備改良，火力加強。二十七年六十軍開到山東，歸孫連仲指揮，參加臺兒莊會戰。一八二師師長，

並沒有到前方，所以一八二師作戰，實際由邱開基以副師長來指揮，他用前進指揮所名義，戰功仍歸師長，不同人家爭功。

六十軍奉命接十三軍湯恩伯的臺兒莊防務，但是六十軍還沒有到達，十三軍就先撤退了。他們撤退，敵人跟進。六十軍的諜報很差，他們接防接到敵人屁股後面，弄得敵人久留米師團莫名其妙，短兵相接，一場混戰。久留米師團整整一個旅團被他們消滅，敵人沒有把雲南部隊放在眼裏，現在吃了一個大虧。六十軍的一八二師和一八三師也犧牲的只剩下兩千多人，仍然守了二十三天臺兒莊。一直到徐州淪陷，轉進到後方，凱旋回雲南整補。

因為他們參加了有名的臺兒莊會戰，而且消滅了久留米師團的一個旅團，為雲南爭回無上光榮，堅定了龍雲的抗戰意志。邱開基也得到盧漢和龍雲信任和信賴。不再對他懷疑、靠不住。後來雲南講武堂改為中央軍校第六分校，龍雲任主任，派邱開基為副主任，負責實際訓練責任。

肅清全國各地日諜

侵略中國東北和華北的日本軍閥，要算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土肥原賢二了。其次就是駐屯軍參謀中井隆太郎，駐華大使館武官高橋坦，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內蒙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等。這些傢伙橫行霸道，以製造糾紛、製造侵略、製造漢奸傀儡組織為能事。

在內地，他們雖然不能像在華北那樣明目張

膽，毫無顧忌，但是他們收買的漢奸，派出的間諜，幾乎遍及全中國，尤其是有租界的地方，像上海、漢口、廈門這些地方，大事活動。

日本軍閥除了間諜活動，還要干涉我們的經濟。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八日，我國實施幣制改革，白銀收歸國有，以紙幣為通貨，以防止白銀外流，日本軍閥也要加以干涉。高橋坦居然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威脅說：「白銀國有，與現銀集中上海，是陷華北經濟於絕境，並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期其實現。」因為我們實施貨幣改革，使日本浪人對華北走私和白銀外流，都受到影響，這就是高橋坦所說的阻礙日本的利益了。

先是日本提出所謂「華北經濟提攜」，我們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提攜，究竟搞什麼鬼明堂，戴先生命令潛伏日本大使館的同志周仿吾調查，他獲得海軍武官桑原少佐九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兩次報告「華北經濟提攜的要旨」和「華北經濟提攜實情」等密件。才對於日本所說的經濟提攜步驟和目的，得以充分了解。再和他們在華北的經濟措施，比較分析，提供政府，予以對策。使敵人企圖控制我華北經濟命脈，進而達到政治侵略目的的陰謀，無法實施。

一直到二十五年年底，戴先生的各地機構，在全國各地先後偵察破獲的日本間諜組織，多達七十九起。尤其在上海、鎮江、廈門、濟南、鄭州、天津、北平、漢口各地，先後破獲日本特務組織「先鋒隊」、「自治會華北分會」、「文化研究社」、「護清刺民會」、「中華民主同盟會

河南支部」、「華南國」、「暴力團」等五花八門的漢奸組織。

鄭州通商東巷九號「文化研究社」，係日本人志賀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敏夫三個人主持的間諜機關，收買漢奸、無賴，刺探我方軍政情況。因為行動詭密，接觸頻繁，早已被我們注意。後來戴先生親赴鄭州，主持破案。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山口勇男發覺他們的行徑已經暴露，被我們監視，害怕起來，和漢奸趙龍田翻越後牆逃走，我們放走山口，捉住趙龍田，根據他的口供，採取行動。由鄭州專員公署出面，搜查「文化研究社」，搜出很多證件，並搜出被敵利用收買的漢奸名單和住址，一一逮捕歸案，粉碎日寇在河南的組織。

新學聯打倒舊學聯

北平的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多年來被共產黨和他們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所把持。不但「學聯」如此，就是各大學、各中學的學生組織，也被「民先」所控制。唯一例外，是私立志成中學。因為志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和軍訓教官高建綱是實實在在辦學校的，堅決反對共產黨，不准共產黨滲透，不准「民先」活動，才保持了志成中學的純潔，不被共產黨所染污。

師範大學物理系主任兼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主任楊立奎，就像黑暗中大海裏的燈塔，指示光明的正確方向；又像獅子吼，振聾發聵。他被選為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主席，發現「學聯」

並不是純粹的學生團體，而是共產黨的工具，非常生氣。師範大學紀念週，他出席報告，說「學聯」不應受人利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二月十三日上午，師大學生「民先」份子杜書田率領校外學生二十多人，闖進師大物理系楊立奎的辦公室，關閉了進出的門戶，要楊解釋紀念週報告，糾纏了一個多鐘頭，楊立奎態度嚴正，堅強的意志，無畏的精神，不為暴力所屈服，第二天，發表了告師大同學書。

「學聯」派打手凶徒威脅不成，在北平世界日報登載啓事，質問楊立奎，攻擊楊立奎。二十一日楊立奎在天津大公報登出「楊立奎告被共產黨收買之北平學聯幹部啓事」，要求「學聯」另登啓事，表明態度；(1)打倒萬惡之共產黨；(2)打倒出賣民族之共產黨；(3)打倒假借愛國運動，宣傳赤化，欺騙青年之共產黨；(4)打倒共產黨煙幕下之社會民主黨；(5)打倒欺騙青年之教授（指所謂左傾教授），則願自劾以謝青年。如「學聯」願以法律解決，請向法院起訴，我即提出所知鐵證。」

楊立奎的啓事刊出以後，「學聯」既不能刊登打倒共產黨的啓事，又不敢向法院起訴，完全被楊立奎至大至剛的氣概和大無畏的精神所懾服了。

這時候復興社北平的機構由王受泰負責，王受泰以前是劉廣瑛，以後換為倪文亞，助理書記為戴先生的重要幹部齊慶斌（抗戰勝利後任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長，大陸沉淪，被共產黨殺害）主持內部工作。復興社是唯一能夠對付共產黨的組

織，各大學教授，有些覺悟的，也參加了這項民族復興運動，如馬乘風等，聲勢逐漸擴大。戴先生在各學校的同志配合復興社的組織力量，對抗「民先」和共產黨，也已漸佔優勢。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全國男女老幼都感覺到委員長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安危，沒有一個人不痛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而「學聯」和「民先」却大事宣傳，贊揚張揚。這一下引起各學校全體同學的反感，平時不問開政治的無聲大眾，都起來反對「學聯」，反對「民先」，反對共產黨了。北平各大學、各中學發起在天安門開會，聲討張揚。參加的同學超過十萬人，打破以往學生集會的紀錄。共產黨和「學聯」極力阻止破壞，絲毫不起作用。天安門大會，除了宣言聲討張揚，最大的成就是成立了「新學聯」，揚棄了「舊學聯」。

主持「新學聯」的中堅人物：師範大學的李子華、周世光、鄧運生，北京大學的李彬、譚青華、劉著章，清華大學的穆涓琴，燕京大學的滕茂桐，北平大學農學院的彭家瑞，法商學院的陳奎昌，女子文理學院的王蕙生、劉秋英、朱琪霞等，都是意志堅強、不屈不撓富於奮鬥精神的英勇戰士，終於戰勝共產黨及其民先組織。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五月四日，「新學聯」在師範大學舉行「五四」紀念大會，請到師大校長李蒸、北大教授陶希聖等演講。「舊學聯」異想天開，想乘這次集會，奪回學聯的領導權。他們發動了很多民先分子參加，分佈會場各角落。他們在會場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和「保衛馬德

里」，露了馬脚，新學聯的同學們知道那一個是來搗亂會場的。所以，當為首的各個分子跑上主席臺，爭主席，大打出手的時候，會場的羣衆專揆高歌「保衛馬德里」的。「舊學聯」分子被「新學聯」打了個落花流水，四處逃竄，紀念會才正式開會。後來陶希聖在天津大公報星期評論專欄發表了很有名、很有力量的「警告西班牙主義者」，因為他們高唱保衛馬德里的歌曲，為西班牙共產黨吶喊，所以陶希聖把他們叫做「西班牙主義者」。「新學聯」打垮了「舊學聯」，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建立正規警察制度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天，內政部在南京辦理縣市行政人員講習所，由內政部長蔣作賓任所長，調訓各省民政廳長、行政督察專員、縣市長、省會及重要城市的公安（警察）局長，實施戰時訓練，準備將來應付對日作戰。有些不明瞭世界政治情形的行政官員，忽視警察，主張廢除警察，擴充保安團，唱議「廢警改團」，也有不少人附和。五月十日在南京召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居然正式提議，廢除警察，以其節餘經費辦理保甲，是一種反時代開倒車的主張。

戴先生以為現代民主國家，維持社會治安，維持都市交通，沒有不依靠警察的。中國有些城市的警察固然不理想，應當整頓，但不能因噎廢食。他費了很大的力量，整頓杭州市的警察，很有成效，可以為全國模範。而浙江省政府主席不

但不對杭州的警察予以表揚，反而提出廢除警察的怪論，用意何在？令人費解。

戴先生擬妥「建警方案」，偕同浙江省會公安局長趙龍文、廈門公安局長沈觀康、安徽省會公安局長徐會之，晉謁委員長兼行政院長 蔣公，呈遞方案，陳述警察對國家的重要性，以及廢警主張的荒謬。應當充實經費，徹底整頓警政。委員長接納他們的意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時，不但沒有通過廢警案，並且限定各省於八月以前，擬具整頓警察的確實計劃。又決定將保安團隊逐漸結束。以其經費作為整頓警察的經費，於三年內整頓完成。

為了改進警察，戴先生在雞鵝巷五十三號他的公館裡，邀請首都警察廳長王固磐、督察長李國俊，內政部警政司長李松風、警官高等學校校長李士珍、浙江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舉行座談會，交換整頓改進警察的意見。大家以為各地警察從業人員各自為政，互不通聲氣，缺少切磋機會，加以有些省政當局不重視警察，所以不易有進步。為了團結一致，經常接觸，商討改進業務，決定成立「中國警察協進會」，由到會五人負責籌備。

整頓警察，應當先從統一警察教育着手，戴先生寧願犧牲他自己掌握的浙江警官學校，和內政部的警察高等學校合併，改成「中央警官學校」，由委員長兼校長，戴先生、鄧裕坤、趙龍文、李士珍為校務委員，戴先生並任主任委員。

因為浙江警官學校合併為中央警官學校，附設的特訓班失去依附，戴先生呈准於海會寺「中

央軍校特訓班」附設一期，定名為星子特警隊，挑選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學生九十人，由勞建白率領，前往受訓。星子特警隊由謝力公負責教務，汪祖華負責政訓，何龍慶、連謀先後任隊長，勞建白任隊副，六個月畢業。

當時中國空軍實力單薄，政府財力又不能購買飛機，於是社會上發起獻機為委員長慶祝五十年華誕運動，戴先生以中國警察協進會籌備會名義發起由全國警察界獻機祝壽，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舉行「警察號」飛機命名典禮，參加的各省代表及中央警官學校官生、首都警察廳警察三萬人，為全國警察界的盛舉，也是全國警察團結的開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

月一日，中國警察協進會籌備完成，改名「中國警察協會」，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次年會。戴先生被選為理事長，王固磐、趙龍文、鄧裕坤、李士珍、李國俊等當選為理事。

七月中央警官學校第一期畢業，戴先生作畢業同學錄序，以「行」來勉勵同學。序文：「夫執法令以繩國民者，警察之權限也；除奸宄以安地方者，警察之責任也；導民衆以循正軌者，警察之使命也；律己身以作準則者，警察之職守也。如是則國本鞏固，社會安寧，民智宏開，紀綱整肅。而民族賴以復興，國家於焉統一。然此固人人知之，而未能行之。故吾人整頓警察，應從『行』字下功夫，望諸同學共勉之。」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肆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新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